

續博物志卷八

後漢襄楷上疏云宮中宜黃老浮屠祠陛下嗜慾不去豈獲其祚或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華費盛血遂不賜之

漢帝問陳蕃徐稚袁宏孰為後先蕃荅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傑出薄城故宜為先伏生為秦博士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教歐陽生等受尚書於伏生漂水有徵君伏生墓書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或曰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因夢得之此與前志小異

沈彬保太中以尚書致仕居江西高安手植一木於平野戒諸子曰必莫我此地子孫伐木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喜樣一所即葬之

墨子悲樂致朝歌回車論語考識曰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牢子獨顧由慶墮車宋均曰子路患牢子顧視山也故以足履之

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為司馬趙女嫁為荀肅子婦檢之果然東都鎮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窰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甚淺挾無棺槨有石牀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東首裸卧顏色如生人髻髮齒牙亦如生人王畏懼不敢近

晉靈王冢。屍亦不壞。唯玉蟾蜍一枚。

幽王冢甚高。壯雲母深尺餘。有餘尸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

樂書家有一白狐。王擊之。傷其足。王尋病足死。

蕭穎士與行侶。共濟瓜州。舟中二少年相顧曰。甚有肖鄱陽忠烈。王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款陳。二子曰。吾識而祖久矣。遽負擔而去。穎士北歸。賸賒吏獲發冢。盜五六人。穎士認江中二少年亦在內。穎士以前說詢之。曰。我嘗聞鄱陽王冢。當門貴人。顏色如生。與穎士相類。此與吳綱似。吳綱事頗同。萬事出水經。穎士事出薛用弱集異記。

九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吞鹿角骨。鑽皮出。夷以大竹箴殺而食之。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其文錦章。食犬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燕。是豈是觴。

武強縣有行于途。得一小蛇。養之。名雅生。長而噬人。里人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湖。縣官吏為魚矣。

漢元武二年。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黃秉劉適言四百萬。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陸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穠畝之夫。而箕踞遺類。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勝鬼言。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老人晨渡朝歌水而怯。紂曰：老者體不寒，故晨寒。因斷脰以視。聽紂有新聲靡樂，作色朝歌。史記曰：朝歌之音，歌不時也。

虞統之間，傳說隱室傳巖，俗名之為聖人窟。

劉向叙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龜銜左轡，以入砥柱之流，吾從而殺之。

孔子臨狄水而歌曰：狄水行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

汲縣所汲，郡有石夾水，為礪溪。太公釣處，有太公泉、太公廟。

牧野竹書作毋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商大夫比干之墓。舊記唯此。漢高宗孝文各為立碑。

顏含字洪都，兄畿得疾，死於醫家，人迎喪，引喪者顛仆，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藏耳。及還，婦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金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幾竟不起。

二廣深溪石壁上，有鬼影如淡墨畫。船人行以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俗好於門畫虎頭，書聲字，謂陰司刀鬼名。讀漢舊史，憚逐虎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聲字蓋滄耳也。

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才勁字鍾葵。貴宗慈妹名鍾葵，非特明皇時，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

閩中多木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花紡為布，名吉貝。南史吉林邑等國出古貝木，以古為吉，訛也。

松葉相身。松葉松身。

黃公好諫。女有國色。而諫其美。以為醜也。女至難嫁。有鰥夫冒娶之。乃國色。果信黃公之諫。魏田夫耕於埜。而得玉。弗識也。鄰人陰欲得之。給曰。怪石也。田父置玉於室。其光燭夜。果以為怪。棄之於埜。隣人從而盜之。以獻魏王。王工望而拜曰。此無價之寶。

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迹傳世。惟玄肅二人未見。而五子書各不同。蓋善學父書者。郝氏夜祠佛。鬼車乘燭光而下。翼廣文餘九首。互相低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許廣八九寸。色類鵝鴈。

江浙間有鳥名飛生。孤首肉翅。四足如獸。飛而生子。即隨母後。人有難產。以其爪安胸腹間。立驗。亦有得其皮者。

有異鳥。鳴如嬰兒。巢於木。探得其雛。大如鵝。青首白面。背爪類鴈。鵝或曰此鴈也。

高麗人參贊。正極五葉。背陽向陰。欲求求我。板樹相尋。板木葉似桐。其大陰廣。參多生其陰。

王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孫思邈有黃昏散。注云黃昏木。或曰合歡合昏夜合花陳無已云探囊一試。黃昏湯草。部木部黃昏為二物。郭璞曰。守宮槐晝日聶合。而夜舒布也。江東有木。與此相反。俗因名合昏。古今注云。合歡似梧桐。枝葉互相結。風來解。使人不忿。嵇康種之於舍前。

續博物志卷八終

續博物志卷九

南昌縣出然石。異物志云。色黃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以鼎收物可熟。置之則冷。如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貴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然石。

晉書曰。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

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不敢輕近耳。火井。以草爨之則烟騰火發。湯井。以草內之則露凝。

鐸銷狀如刀戈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指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俗謂天降非人鑄。鬱力鑄以毒藥。治取躍如星者。淬以馬血成之。傷一卽死。刀劍以柔鐵為莖幹。不可純用鋼。純鋼不折則缺。

天寶中。交趾貢龍腦。如蟬蠶。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枝。香氣徹十餘步。

蓬萊山。使高麗者望之甚遠。前後下峭拔可愛。其島屬昌國縣。其上平廣。可以種蒔。島人云。蓬萊山仙人。越弱水三萬里。不應指顧間便見。此外不復見山。

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誇北人。

兩頭蛇。馬龜食牛血所化。

鴈鵠毛氏云桔鞠郭璞謂布谷鴈鵠毛氏云王雉郭璞謂鷓鴣斯毛氏云卑居又云鴈鳥郭璞云小雀好群飛毛云桑扈為竊脂郭璞云為青雀好盜脂

海州有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葉其人云海魚腮中毛可作屏風貼色似水牛角頭似猪鬃長二尺四寸廣可一寸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尋之卒不可見號竊蟲大如半胡府形似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孟康朝作賦比之鬼魅

海州有溝水通淮過漕船寶應中堰破水涸東海主脩堰堰成輒壞或說梁代築浮山堰以鉄數萬斤填積其下乃成堰之壞如雷聲至是聲聞上流蓋鉄味辛辛能害目魚龍護目故畏鉄也有人淬劍于池池魚皆浮去

張勃吳錄曰彭澤有鳥接食團飯投之高下無失巫山迎船鳥亦然凡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前鵲鵠兩指向前

漢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

宣王好射三石之弓而自以為九石臣下從而悅之以非大王不能用其寔三石也九石名而已周官全羽為旛析羽為旌道路用旌節卽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圓如幢下復教層紅羽縹縹然如夜合花此析羽也今鹵簿中節頗類此其首亦圓相去尺餘有數重圓板以

麓牛尾綴之。亦折羽遺法。然蘇武漢節則旌節之制。至于龍節虎節玉節之類。則今虎符之類。但可合符。不必盡為旌耳。顧畫節首一物若書卷。豈亦符乎。漢銅符以銅為之。竹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其上。

第三。研譜載天下之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絳石研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為第二。歙州龍尾石為

夜藏飲食于器中。覆之不密。鼠欲盜食不可。至環器而走。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疹。通身如蟻。鋪石類金。砥砧類玉。木蘭類桂。葵醢類檀。蛇牀類藤。蕪人參類薺。虎檜類柏。狐狸類狗。鸞鷟類鳳。野馬類麟。

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案之。千里馬寧遠所獻。髮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冒絮。似胡兒抱持。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旁側跳。三十里外。乃墜然而去。唯聞耳傍風聲。飛前蹄之土過耳。晨時達保定。申時歸秦軍。

顏帝有三子而亡。去為疫鬼。其一居江水為疫鬼。其一居弱水為魍魎。其一居人宮室樞闥。善驚人小兒。

脚弱病。用杉木為桶。濯足。排樟腦兩股間。以脚掬繫定。月餘即效。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螯人者截其耳。訛文牛觸者角着橫木。

有一狼子。生平多逆父母。父臨死囑曰。必葬我水中。意其逆命。得棄土中。至是狼子曰。生平逆

父命。今死不敢違旨也。破塚築沙潭。水心以葬。

本草經曰。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入芥。漆得蠅而散。麻得漆而洩。桂得蔥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獾胆分杯。其氣爽之相關感也。

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錄言。五曰郡事。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唐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搏。痛甚。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

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為本索氏兄弟居。又為索水。晉志。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

紀信塚在滎陽城西北三里。

漢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爐體常平。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尺。一人運之。滿堂寒戰。今二法並存。

計然云。人受命于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三月而胚。謂如水脆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蠟。蠟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為肉。肉為脂。脂為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九章算法。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鉤股九。



語林云王中郎以圓基為主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為碁聖

寔數王徽云東方朔以為寄生賣餅人結茅為經以戴頭上狀如環

蜋關精上有孔其中有子有泥食之殺人

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之竿魏武奏事謂之露板

公孫龍以書有四目四聰遂以聽天地人為臧之三耳臧善也以白馬非白馬教也其意若致其說無以教人

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三而九九八十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獸故禽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主風故蟲八月而化

陶答子妻曰南山有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齊民要術曰梧桐山石間生者為樂器則鳴

周書曰清明之日桐始花桐若不華歲有大寒

太行即五行之異名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特頓魯之躬士耕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

童子操戈與孟賁戰。孟賁必不勝。童子脩禮盡敬。雖孟賁不忍犯。

鳩食桑甚則醉。猫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

管子曰。聽宮如牛鳴。窮中。

牛聾。聾。面牛鼓黃是也。

積見美。置油瓶。其中永不蛀。踏雞子殼。令人患白癩。風踐壞窻土。令人害瘡。

桑柴灰取汁煎白礬。治壁鏡蛇毒。石榴名天漿。已乳石毒。

桃根為印。可召鬼。

卧欲縮足。不放左脇。

牖里在湯陰縣。廣雅稱獄杆也。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囹圄。皆圓土也。

續博物志卷十

舊說千歲之龜巢于蓮葉游于卷耳之上

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蓋伏羲用蓍卦已重矣。然而世質民淳。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于乾。坤止于坤。不能變也。真商因之。皆以七八為占。連山歸藏是已。後世澆薄。始用九六為占。不如是。不足以應天下之變。

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以諫桀。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與前志小異

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桀惟比之于日。紂乃詐命于天。

西伯軍至鮎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問曰。西伯將焉之。曰。薛。膠鬲曰。無我欺。曰。不予欺也。將伐紂。曰。何日至。曰。以甲子。膠鬲以是日報紂。是日雨甚。卒病。請休師。西伯曰。膠鬲已報其主。以雨進兵。救膠鬲之死也。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人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人虎踞而鷹視。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眾于進退。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其為人忻忻行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以是知之。

犀出趙。以陷甯取之。每殺。天震雷暴雨。

野桑生石上。取以為弓。不膠漆而利。

淮南子曰。鰥埋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入。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近代有妄意發掘。水至出不可制。與前志小異

佛樓沙國有佛鉢。受三斗許。青玉也。或曰青石。或曰雜色而墨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貧人以少華投中。即滿。富人以多華。正復百千萬斛。終不滿。或曰。在月支國。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紀其迹于弇山。即西王母之山。

武王既勝紂。登郛之阜。以望商邑。曰。自發未生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徐廣乃引內史遷之言曰。夷羊在牧。張華以為文王之詞。曰。水潦東流。飛鴻滿野。又曰。自發未生之十年。與前志小異

淮南子云。亂之所生。皆在流遁。大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側木構櫺。以相支持。木巧之飾。此適于木也。

魏軍南伐。朱脩之守滑臺。城不下。其母悲憂。乳汁驚出。乃號踴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其不免。是日城陷。

帝王世紀。堯時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翼。搖鼓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具。

堯緝獬豸之皮。以為帝帳。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市項如紅縷。妻子共

守之。及夜生翼飛去。曉卻還。

梵僧善薩勝言。閩婆國中有飛頭。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氏。

河圖曰。少室山大竹。堪為甌噐。山海經。舜林中大竹。一節可以為船。漢竹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數升。為梓棧。廣志曰。雲母竹。大竹也。櫛竹。細而多刺也。篋竹。堪作篋。簞竹。宜為屋椽。蔓竹。皮青內白如雪。軟韌可為索。

竹譜曰。竹之類則六十有一。

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以璞玉抵烏鵲。

鷺避戊巳。蝠伏庚申。一歲三蠶。則桑弱馬耗。

孔子曰。遠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子耳。此事忌諱而善肅。

蚯蚓長吟地中。江東謂之歌如。

木瓜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楸名。及書上木瓜字。輒愈。

瘡膠可以圍丹砂。又曰。為金石之漆。

橘柚彫于北徙。石榴鬱于東移。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可足也。

慕容琬有馬。跨四十九年。駭速不磨。鑄銅為之像。親為銘讚。

撥拔力國有異獸。名駝牛。皮似豹。蹄類牛。無拳。項長九尺。身高一丈餘。

水麝。天寶初。虞人獲水麝。詔養之。臍中唯水。漉滴于斗水中。用酒衣。至敗香不歇。每取以鍼刺之。投以真雄黃香。氣倍于肉麝。此與前說水麝小異。併錄之。

張華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十門萬戶。畫地成圖。

司馬遷欲自成一家。確瑣經傳之文。以從世變。可也。至改古文尚書論語。可乎。

楚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茅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譏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因是疏屈平。

庚桑子出山人。玉士源。米莊子。庚桑篇為之。目云其先人于山中得古本。唐人疑之。竟不施行。今亢倉子三卷是也。

漢蜀人趙賓好異說。以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茲茲也。顏師古曰。古皆茲箕同音。

貴妃以假髮為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為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鬟抱面。為拋家髻。

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

良常山有熒火芝。大如豆。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包山有白芝。

王徽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恬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元和。中。元稹使蜀。營妓薛濤。遺十色彩箋。以寄。元稹于松花紙上。寄詩贈濤。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餘十色彩紋紙尚在。

湘州。子池南有石曰。是蔡倫舂紙臼。

李司徒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為研。南海時得于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為胭脂。周以紅花為之。或曰出於關氏。

葛洪曰。沈羲學道于蜀中。與妻共載。

管子曰。武王為侈靡。令曰。豹旌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表千種而未得一豹皮。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黃地黃為六氣。

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公輸子之雲梯。墨子之飛鳶是也。

今之紙鳶。引線而上。令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

同光中。莊宗遣平蜀。得王衍金銀。命志銘之。為金磚銀磚。約重三百斤。一磚開一竅。二人担之。上有匠人名曰馮高。過荆南。高季興曰。馮高主屬。我坑官。持而有之。儲為一庫。皇朝建隆中。金銀入京師。斤兩封緘如故。

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金。

印子金。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上有印子篆文。劉王字。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小餅重半兩。有一印。大餅至七兩。有二十許印。

襄趙之間。故舂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趾。裏蹠金趾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裏蹠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裏敬所為藥金。和藥最良。

古玉器。有奇特非雕琢人功者。多是崑吾刀及蠟摹肪所刻。肪可得取肥者。剉煎膏塗。玉亦軟滑易截。

冬瓜仁七升。以絹袋盛之。投三沸湯中。暴乾如此三度。苦酒浸一宿為末。日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通天犀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徹端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脈。難矣。抱朴子有白理如線者。以盛和雞卵。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露為漿。丹露者。月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漢武習水戰。作昆明池。釣魚綸絕而去。夢魚求去其鈎。明日帝戲于池。見魚索銜為去之。復游于池。得珠一雙。

東海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為繭。其色五綵。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燒。

石決明。亦名九孔螺。



魚子合猪肝食之殺人

厚藏器云。蝮脚中髓及腦殼中黃並能續斷絕筋骨。碎之微熬內創中筋即連。方言云。桂林之中謂守宮能鳴者以蛤蚧相似。

蜘蛛網纏贅疣。虎日消爛。屢有驗。

柚似橙而大于橘。石蜜其實乳糖。

芎藭不可久服令人暴死。

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

雅口揚州出身梨。蘇合香一兩酒一斗同煮。極能調五藏。

薑藥者。婆羅門云。阿魏苗根似白芷。

胡麻性與茯苓相宜。即巨勝。

苦參為苦藥。使人傷腎腰重。麤熱楚冷。

秦與棘相類。皆有刺。

粳粟米五穀中最硬。得漿水易化。倉稔米炊作乾飯。食之止痢。

採芸香葉置席下。能去蚤虱子。

仙家謂醋為華池左味。

白髮鬚鋸去。消蠟點孔中。即生黑者。